

■大题小议

永续发展之道： 概念从模糊到清晰

——企业社会责任漫谈之一



◎李俊辰
(Jonsson.li@gmail.com)

欧金伦敦投资有限公司
特约经济学家和金融投融资
管理顾问，现居伦敦

随着中国“限塑令”的生效，商家不得再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此外，中国还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限塑运动旨在通过改变人们的购物习惯，减少塑料垃圾以及由此造成的“白色污染”，节约能源、改善环境。今年，“绿色奥运”是北京奥运三大理念其中之一，环保的地位可见一斑。中国政府也在积极推进一系列环保政策以及环保项目。中国塑料加工协会估计，实施限塑令之后，中国使用塑料袋的总量将减少三分之一。据估计，中国每天使用30亿个塑料袋，需要使用3700万桶原油加工制造，最后，绝大多数都被扔进垃圾堆填充地球。

商家的配合非常符合当前世界范围内“企业社会责任”潮流。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简称CSR）之概念与实务的发展在近年来似乎逐渐成为一门显学。

企业社会责任日益被看成“显学”，究其缘由可归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的反全球化声浪，让企业领袖、政治人物与国际组织开始正视全球经济整合的过程中，所可能带来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激化这些不平等所将造成的后果。

企业社会责任的正式定义虽经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讨论，却仍莫衷一是，至今尚无广为接受的定义。广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特别是指企业在经营上须对所有的利害关系人（stakeholders）负责，而不是对股东（stockholders）负责。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有些人认为是企业将取之于社会的利益，具体地回馈给社会，亦即社会赋予企业的权利中，亦包括企业应尽的义务，须以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履行。有一个类似但较笼统的定义是，企业对于其所依存而运作的社会，负有法律和社会义务，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和这些义务关系的互动，以及如何履行这些义务。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WBCSD）曾邀集六十个企业界及非企业界意见团体（opinion formers）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承诺持续遵守道德规范，为经济发展作出贡献，并且改善员工及其家庭、当地整体小区、社会的生活质量。以笔者看来，在这个概念上还应该加上环境保护因素。

企业不应把社会责任暂时还缺乏完整定义当成逃避社会责任的借口。不论有无企业界的合作，社会责任概念的正式定义早晚会产生成就。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也认识到，因为文化或产业的差异，在实际应用上，企业社会责任的运用会有所不同。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是继1992年联合国里约热内卢环境会议之后，由当时总部设在日内瓦的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和总部设在巴黎的世界环境工业理事会合并于1995年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理事会主席由会员企业的董事长或总裁轮流担任，任期一年。理事会日常工作由会长及总秘书处管理。会长由理事会任命。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是一个与联合国紧密联系的企业会员制组织，现有会员超过140家，有来自全世界30个国家和20多个主要行业大型企业组成，并在全球30多个国家建立区域性的和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作为联系网络，以实现一个共同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即：环境保护、社会平等和经济发展。

世界可持续发展工商理事会的宗旨是促进企业、政府和其他有志于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组织间更紧密的合作，对话和交流，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整个社会更加开放和共同富裕的进程。具体地说，这些目标包括：促进企业成为提倡和引导环保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导性企业、为政府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并帮助创建一个推动决策实施的框架以保障企业为可持续发展事业随时献计献策、在会员企业中介绍和演示最新的企业环境和资源管理的实例以分享最先进的管理和运营理念促进共同发展、通过理事会在全球的联系网络实现全球包括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企业联合会可持续发展工商委员会（China Business Council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于2003年10月成立，其旨为中外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促进企业、政府和社会组织之间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对话、交流和合作；彼此分享和借鉴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理念、信息、经验和良好做法，以更好地应对环保、健康、安全、企业社会责任、全球气候变化等企业面临的挑战，通过共同努力实现世界可持续发展。

对中国而言，加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采用清洁生产工艺，发展环保产业，完善资源和环境管理体系，正视水资源短缺、城市空气污染、温室气体排放、能源和健康等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是需要持续正视的。



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与实务的发展，近年来正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广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对社会合乎道德的行为，特别是指企业在经营上须对所有的利害关系人负责，而不仅是对股东负责。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有些人认为是企业将取之于社会的利益，具体地回馈给社会，亦即社会赋予企业的权利中，亦包括企业应尽的义务，须以社会所能接受的方式履行。有一个类似但较笼统的定义是，企业对于其所依存而运作的社会，负有法律和社会义务，而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和这些义务关系的互动，以及如何履行这些义务。

■内外

更多些脚踏实地 更多些差异化

——“我看国际金融中心”之四



◎张明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
与政治研究所博士

在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尚未结束、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金融与实体经济更好地匹配，中国可以构建四个层次的金融中心城市：第一梯队香港、第二梯队上海与北京、第三梯队深圳和天津、第四梯队成都、重庆、西安、郑州、武汉、大连等区域性金融中心二线城市。

中国究竟需要几个国际金融中心，至今仍是个尚未达成共识的问题。然而作为一个幅员辽阔、国民储蓄率居高不下、投资渠道相对匮乏的国家，构建若干个区域金融中心城市，以更好地打通曾经被阻塞的储蓄投资转化机制，更加充分地利用国内富余资金，更加有效地利用外国资本，这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消除地区差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笔者认为，在中国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尚未结束、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人民币尚未完全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金融与实体经济更好地匹配，中国政府可以构建四个层次的金融中心城市。

从现实来看，目前位于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第一梯队的，只有香港。由于中国内地的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特别是资本项目下的证券投资尚未全面开放，因此，无论上海还是北京，目前都不可能成为动员全球资金为全球经济增长服务的“世界金融平台”。而“一国两制”的香港，恰好具有京沪不

可替代的优势。香港资本市场既对全球企业开放，也对全球投资者开放。由于香港金管局实施联系汇率制，港币和美元在固定汇率下可自由兑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阻碍国际商品、服务与资本流动的汇率风险。进入21世纪以来，香港联交所已成为中国内地企业上市的重要平台之一。据《金融时报》报道，目前在恒生指数10.6万亿港币的市值中，已有三分之一左右来自在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在中国资本账户彻底开放之前，香港将持续扮演中国内地与全球自由市场对接的一个平台。人民币通过与港币的自由兑换，来间接实现人民币本身的自由兑换，也许是未来发展的一大趋势。此外，香港既有着百年以上的资本市场发展历史以及深厚的人力资源积淀，又通过CEPA与内地建立了更为紧密的联系机制。因此可以预见，在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进程中，香港必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

位于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第二梯队的，无疑是上海与北京。这两个城市目前的定位是，动员国内外资金为全国经济增长服务的全国金融中心。上海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国内最重要的一批交易所，交易范围涵盖股票、债权、期货、外汇与银行间贷款，北京的核心优势在于拥有一行三会以及一大批金融机构和央企总部。上海的优势在交易与市场，而北京的优势在政策与方向。然而，由于彼此之间缺乏更为充分的沟通与协作，目前上海与北京也在对方的传统优势中相互渗透。上海试图通过央行二部的建立来复制纽约联储模式，将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权纳入其中。而北京试图通过建立石油交易所、全国性知识产权市场以及股权转让的OTC市场来淡化上海在市场上的优势。这种竞争中的相互渗透，将会模糊上海以及北京在金融体系中的定位。

深圳和天津则位于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第三梯队。目前中国经济有三大增长极，包括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长三角领域由于上海的存在，已经挤占了其他城市成长为区域金融中心的空间。环渤海领域虽然有北京，但是

作为政治中心，若干金融业的创新和试点很难首先在北京推行，因此曾经具有骄人金融业发展历史的天津顺理成章地获得了金融中心的发展前景。深圳对应于珠三角，天津对应于环渤海，两个城市都有发展为发达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潜质。然而，这两个城市又都不甘心仅仅成为区域金融中心，毕竟，深圳有着覆盖全国的股票市场，而天津有着中央特批的金融创新政策。不过，考虑到目前深圳股市的总市值仅为上海股市总市值的四分之一，而且越来越多的重要企业均首选上海和香港上市，深圳股市的地位将会进一步衰落。即使创业板能及时推出，也很难扭转这一大趋势。如果天津的政策优惠不能尽快落实，那么随着其他城市陆续获得类似优惠政策，则天津的“先行先试”优势可能消失殆尽。

位于中国金融中心城市第四梯队的，是有可能成为中国欠发达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几个二线城市，例如成都、重庆、西安、郑州、武汉、大连等。成都和重庆都有可能成为西南地区的金融中心城市，郑州和武汉都有可能成为中部省份的金融中心城市，然而一山不容二虎，在构建区域金融中心方面，上述城市之间已经展开了激烈角逐。相对而言，西安和大连面临的压力较小，西安有望成为中国西北部的区域金融中心，而大连有望成为中国东三省的区域金融中心。不过，所有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区域金融中心都面临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在来自全国金融中心或者发达地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强大“虹吸效应”下，本地的企业、人才和资金都可能流失。规模越大的企业，越可能选择到国际市场或者全国市场融通资金。因此，这些区域金融中心更加现实的选择，是努力成为本地中小企业融通资金的平台，以及利用区内外资金为本地基础建设融资的平台。

对中国各大城市而言，在构建金融中心的过程中，脚踏实地胜过高骛远，差异化胜过同质竞争。对政府而言，应尽快出台并发布一个在中国系统建立多层次金融中心城市的合理规划。

■相望江湖

物质性惩罚VS 信用簿登记

——“漫走早稻田”之十七



◎陈宇峰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早稻田大学21COE-GLOPE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员，经济学博士

回国之后，我把本栏上篇Y君的故事讲给身边的不少朋友和同事听，也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案例详细讲解过。事后，听到有位同事讲了一段提供类似的经历。几年前，他曾经在上午买了一辆自行车，停在小区楼下，中午就被小偷卷走了。无奈之下，不得不下午再去买一辆。不过，更没想到的是，接下去这辆刚买的新车还没有拿到家，就在半路上的一个菜场边被偷了。几天后，在回家路上他被一个买旧车的外地小伙子拦住，问他要不要买车。哪里晓得原来兜售的这辆捷安特正是他前些天被偷的。于是，一顿吵闹之后围观上来的一个人把那小偷拉进派出所。没想到，那些民警漫不经心地备了一下案，处罚了1000元之后，就马上把那小偷放了。一顿愕然之余，他一再告诫我们，一旦遇到这种事情，就自认倒霉，千万别去报案。除了给那些警察增加罚款收入

和案件受理数之外，你还得花上大半天的时间备案，一点好处都不会捞到。

很显然，这是一组非常鲜明的制度比较案例。按常理来说，Y君的信用污点并没有任何物质性惩罚，比不上我们对那些小偷的物质性惩罚来得严厉。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似乎恰恰相反。日本基本上没有什么小偷小摸的现象，我们在早大到处可见那些没上锁的新自行车。而我们近些年为了防止小偷，大家不得不购置高昂的锁具，有时候甚至超过车本身的价值。

难道这是一个简单的道德因素所导致的吗？我必须承认，这里肯定会有一定的经济发展因素。当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日本的水平，我完全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人民的道德水平和整体素质也会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但是，不容回避的一点是，对于偷窃这类犯罪事件的惩治方式不同，本身就有可能会影响到

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分歧。这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知识语境中，通常被称为“制度的内生性”。

我们不妨还从制度的本质来解释这一差异及其可能的影响。

不可否认，由于警察局对这些事无巨细的小案件具有很高的监督成本，在有限的警力配置下，警察抓住小偷的概率实际上仍是非常小的。或者，由于高昂的监督成本，使得警察局实际上不会配置太多的警察。正是这一点，也使得有不少的人抱着侥幸的心理进行偶尔的或者经常性的行窃行为。

在中国对小偷的基于物质性的惩罚机制之下，期望成本就可以用一笔固定的处罚价格来衡量，加上被抓的概率p很小，那么使得期望成本E(C)很容易小于期望收益E(Y)，这一内在的制度激励会不断激励小偷的偷窃行为。举个比较通俗易懂的例子，如果小偷被抓住之后的处罚是10000元，应该是很高的处罚，远远比我同事告诉我的数字要高得多，而小偷一个月被抓的概率是0.1，那么期望成本E(C)=10000×0.1=1000元。假如小偷每偷

一辆车的平均所得为100元，那么只要他每个月偷10辆车就可以实现盈亏平衡点。因此，为了抵消他在物质惩罚上的损失，他不得不变本加厉，加大行窃次数，由原来的10次增加到100次，那么此时他的期望收入就变成9000元。这一收入水平应该远远超过一般工薪阶层的工资水平，这样又会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偷车的行列中来。

再来讨论一下日本社会的信用簿登记办法。Y君的信用记录下一次偷车的罚则亏点。那么，这也就意味着在今后的有生之年，只要有人对Y君有兴趣，都可以查到他的这一污点记录。比如，他自己所说的找工作，如果有家单位觉得他之后的研究做得很不错，那么他们会去查询他的各种信用记录。

一旦发现这一污点记录，那么他们就会去查询他的各种信用记录。一旦发现这一污点记录之后，很有可能会放弃之前的录用意愿。如此算来，即使警察局对这些小偷小摸的小案件监督成本很高，我并不认为日本警察在这方面会有更高的破案率，但只要他偶尔被抓一次，那么所接受的非物质处罚在未来长期的损失却是无穷大的。因此，即使再小0.01,0001,0.0001都不影响最终结果，只要存在被抓的可能性，那么同样会使得他行窃

■排沙简金

王石为什么 会犯“青涩”错误



◎王育琨
管理专家，《经理人》商学院院长

本栏上篇“做企业就是讲故事”引发了一些企业家的共鸣，也引来网友的批评。网友说，中国不缺故事的人，现在缺的是能做实事的人。我同意这位网友的意见。一旦离开做企业的本真，就容易把故事讲砸。王石就是这样一个典型。

王石虽然没有任正非、史玉柱、马云那样尽可能多时间投入到客户中，但是他把握住了亲和力的密码，通过登山、社会公益活动，塑造起了万科在中国独一无二的品牌。可5月15日晚上，他在电脑上敲下一些令他终生后悔的话，激起的唾沫几乎要把他淹死：万科每次募捐，普通员工的捐款以10元为限，其意就是不要慈善成为负担。没有聚光灯，也没有人给他做功课，换位思考，“以心比心”，这些都曾经是王石的法宝，却在那一刻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一刻，他把故事讲砸了。于是万科股价下跌，员工不满，社会失望。

骂声中，王石坐不住了。他奔赴灾区，目睹一幅幅惨绝人寰的景象，惭愧地低下了头。在6月5日的临时股东大会上，王石说，在这里向各位股东无条件道歉，不做任何辩解：“我虽然快60岁了，但对于大事的处理，还是显得很青涩。”用“青涩”来形容快逼近花甲的王石，无论如何看上去都不妥当，可细琢磨起来，还真有道理：王石没有把握住现代企业的商业生态。

企业不再是几个人的牟利机构，而是社会公器。如万科那样有影响力的企业，实际上已成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公共机构。在重大灾害面前，万科和王石的一举一动，对社会的影响，不小于一个省市或部委。诚可谓，能力越大，道义越重，责任越大。王石不知道，万科作为最有影响力的公共机构，不能在每一个环节都追逐纯粹的利润，并视其为正常使命。

没意识到万科已是最有影响力的公共机构，也没有看清楚今天的商业生态，怕是王石的两个“青涩”错误。

互联网的普及和手机短信等信息手段的发达，使得数以亿计的人以前无法想象的方式沟通，企业的商业生态由此而变。以前，也有人扯着标语找万科闹事，但是只要地方政府干预和媒体不曝光，事情很快就过去。而现在互联网在第一时间能够把王石随意敲下的想法传遍各方。万科有着庞大的预算应对各种传统媒体或公关公司，而面对亿万网民却束手无策。

一手缔造了超级金融企业集团的桑迪·韦尔，醉心于以小吃大。他一直偏爱收购拥有一流品牌的

公司，很少介意纳入一个更有名望品牌整合压力。他承认运气，更坚信那些支撑他做事的十大原则：机会总是埋在危机最深的时候，一起学习、一起创富，让你的安全感为你服务，该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忌妒好品牌，直觉是培养的不是天生的，要勇敢也要脆弱，着眼大局不放过细节，悲悯心将带来极大的回报。这些看上去没什么了不起的简单原则，却使他能够在并购整合的滔天巨浪中马由缰，创造出花旗集团这样的伟大公司。

当年桑迪·韦尔大意失荆州，将公司卖给了美国运通并成为运通公司总裁之后，遭遇了职业生涯中的挫折。他后来总结说，那是裁在了缺乏团队合作、官僚主义和各霸一方的管理文化上。由此，他明白了创建一个以团队为中心的文化的重要性。在组建新花旗集团时，“一起学习，一起创富”成了花旗集团的核心价值观。他一面与员工订立“血誓”，使员工广泛持股，高层管理人员持有大部分股票直到退休，一面坚持一种非正式的决策方式，鼓励团队坦率而充满激情地提出问题。由此建立起一种团队文化，管理人员对发现的问题负有全责，并负责解决问题。

去年刚刚接任执掌光大金融控股集团的唐双宁，同样对生活哲学有着坚定的信仰。这个30岁得子时兴奋不知道干什么就满大街跑的人，脚蹬布鞋，一个人来到光大。他确信，没有没用人才的领导。在他的世界里，哲学可以帮助你解决所有问题，当然也可以帮他啃得动光大集团这本大书。

唐双宁也决心要重塑光大企业文化。真可谓文化如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坚强者莫之能胜。在他看来，业务是枝，体制是干，文化是根、是魂。不解决人的问题、魂的问题，业务暂时发展了也会反弹，体制改了也不能长久。跟桑迪·韦尔着重于股权激励和决策方式激励不同，唐双宁一双布鞋走遍网点，更找到了生命的意义。《红楼梦》里“好了歌”那种“忽荣忽枯、忽丽忽朽”的境界，让他看什么都有了一抹灵明。或许，当一个人悟透了生命的意义，就可以回归本原，拥有一双童真的眼睛，保持警醒，就会专注于细节中一刻接一刻的创造了。

桑迪·韦尔和唐双宁都是讲故事的高手。他们能用一般生活常识和哲理，把烦闷业务的意义讲解透彻，捕获一批相关利益者的心。中国企业家想投资经营世界一流品牌，怕是首先要锤炼用生活哲理讲故事的本领。当然还要有点唐双宁式的超脱与自信，且看他的“舒怀”：

“笑大洋，潮头立；轻挥手，形云去。看涛卷残阳，水吞硕桔。

天若不驯鞭老天，地若违意抽大地。咫尺世界掌中泥丸，任君戏”。